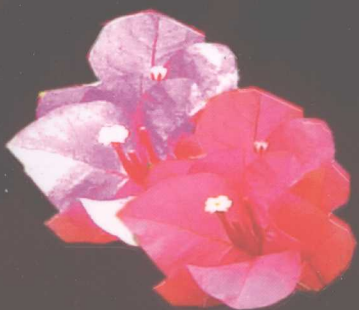


深圳

打工妹

SHENZHEN DAGONGMEI

总策划：黄扬略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深圳

总策划：黄扬略

SHENZHEN DAGONGMEI

打工妹



责任编辑：王 昕 郭良原

封面设计：张幼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圳打工妹/黄扬略总策划. 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80709-190-5

I. 深… II. 黄…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1277号

深圳打工妹

黄扬略 总策划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6008号)

深圳市建融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字数: 260千字 印张: 18.5

ISBN 978-7-80709-190-5 定价: 38.00元

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打工妹，一个伟大的名字

黄扬略

当《深圳打工妹》书稿放到案头，我的心中一阵喜悦——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两年前的一个星期一，参加深圳商报例行的周会时，注意到他们策划的一组关注劳务工生存状况的报道很不错。我说这是大题目，好题目，要继续做下去，特别要关注女工的生存状态，因为她们比男工承担了更多，牺牲了更多，有更多感人的故事。当时交给深圳商报一项任务：抽调记者采写一部关于打工妹的报告文学。

其实，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已经萦绕了很多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新华社广东分社工作，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视角，见证了珠三角成为世界工厂的壮阔历程，也见证了打工潮激荡珠江两岸的历史景观。“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打工潮深刻改变了广东以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图景，改变了亿万打工仔打工妹的命运。我早就想写一本关于打工妹的报告文学，但限于时间和精力，一直未能实现。直到深圳商报关于打工者生活状态的报道又激活了我这个念头。

深圳商报已经成功转型为以经济报道为主的大型综合性日报，有熟悉经济、熟悉企业的优势，有关爱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意识，有一大批功底扎实、作风深入、才华出众的年轻记者，我相信他们能完成这个任务。

当深圳商报的三位记者开始采访时，我就告诉他们，虽然写的是深圳打工妹，但要放宽视野，大处着眼，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为背景，去观察、思考、采访、写作。因为深圳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缩影。

我希望几位记者客观、真实、全景式记录打工妹的命运变迁。既要反映她们的成长、成功、奉献、贡献，也不回避她们的苦难和牺牲。因为，她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

我寄语几位记者，要把这部作品打造成有历史价值的精品。因为，千百万打工妹从田野走进工厂，从农村跨入城市，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史诗性事件。因为，没有她们，就没有风靡世界的“中国制造”，就没有举世叹服的深圳奇迹。写不出精品，就愧对她们。

两年来，深圳商报的记者为这本书的采访写作花费了很多心血。几位记者到流水线上做工，到城中村居住，亲身体验打工妹的工作生活；到广东、湖南农村调查，到重庆、四川山区探访，追寻打工妹流动的轨迹。从寻找第一代打工妹，到追踪新世纪的打工妹，他们先后采访不同时期不同行业打工妹数百人，并且与其中许多姐妹成为朋友。他们还采访了北京、广州、成都、香港等地的诸多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走访了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总工会、妇联、档案馆等相关单位，为这本调查研究型的作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史料支撑。

现在，这部作品就要呈现在读者面前，呈现在千百万打工妹面前。是不是精品，由读者评判，由新闻界同行和作家朋友们评判。但我觉得，这部作品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尤其是，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推出这本书，表达了深圳商报和深圳报业集团对几代打工妹的敬意，表达了深圳这座城市对几代打工妹的感念，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是为序。

目 录

引 子 打工妹密码

第①章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007 一、姐妹们，上路吧！

024 二、惊慌之旅

037 三、女人潮

第②章 重叠的流水线

051 一、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067 二、掀起你的盖头来

081 三、不停歇的流水线

第③章 听到掌声响起来

097 一、她们是中国的女儿

107 二、她们领导“女儿国”

122 三、她们的奇迹

130 四、平凡的世界

第④章 每个人的脸都变了

145 一、现代工业的熏陶

157 二、向上的台阶

168 三、精神的力量

第⑤章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

191 一、被践踏的权益

204 二、冬天里的一把火

226 三、爱与痛的边缘

234 四、沉重的距离

第⑥章 在路上仰望

249 一、这么近，这么远

262 二、这是谁的城市

后 记 深圳，为打工妹树碑立传

打工妹密码

打工妹似乎是一个非常模糊的群体，一个从未被真正解开的谜。

有人说，“打工妹”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外来资本的进入而从香港“引进”的；但是也有人说，“打工妹”的说法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就出现了。文人徐珂有一篇笔记《在粤之打工妹》这样写道：“乙丑秋，有自粤至者，言粤东近有丝厂一百六七十所，男女工人可万七千，工资日得银币六角五分。缫丝者皆南海、番禺、顺德、香山之女子。”如果“打工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被称为中国现代化源头的洋务运动时期，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打工妹“重出江湖”与之是否有着某种联系？她们的命运轨迹又有着什么不一样？

打工妹是谁？如何界定她们的社会身份？

有人说她们是新产业工人，但有人说她们仍然是农民。她们显然和工人做一样的工作，她们中还出现了一大批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但她们又无法拥有正式工人那样的福利待遇。她们的身份证明仍然是农民。

她们到底算城市人还是乡村人也是模糊的，她们生活在城市，却随时流动，没有城市户口和自己的家；但她们好像也不属于乡村，因为她们的身体还有灵魂，都已经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乡。

有人说打工妹多是乡村社会中的精英，但有人说她们只是城市社会中的边缘群体。

她们怎样成为打工妹？她们经历一条什么样的路径，才完成从农村到城市，从田野到工厂的变化？促使她们走出家乡进入城市的动力是什么？

有人认为她们外出打工主要是经济原因，即由于农村与城市、沿海与内地的发展不平衡，打工成为她们增加收入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的重要途径。但是，变成打工妹的原因都一样吗？她们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成为打工妹？在最近30年里，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工人与农民还是发达与落后、现代与传统的代名词吗？如果是这样，那是否意味着外出也成为她们谋求发展的途径？是否意味着打工是中国城市化的特殊方式？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必然步骤？

2006年国家的最新统计数字，全国流动的劳动力人数至少在1.3亿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打工妹”。按照1988年外国学者菲力斯在深圳的调查，女性在临时工中的比例超过70%；而另一位学者约瑟芬对进入港资企业的劳动力调查发现，90%的工人是年龄在2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1980年深圳特区建立前，人口总量只有310000人，劳动力仅有30000人。而2007年初官方公布的数字，深圳人口数量超过1300万，打工妹达到数百万之众。而深圳特区建立将近30年里总计有过多少打工妹？

有人说她们出来之前生活艰苦，因此特别能吃苦耐劳，愿意遵守那种严苛的企业纪律；有人说她们长期生活在农村男尊女卑的社会风俗中，因此她们特别容易满足，特别能忍气吞声；有人说她们因为年轻单纯，因此心灵手巧工作效率特别高。但是也有人指出，打工妹是流动性最大的群体，她们不停地从这家工厂跳到那家工厂，不停地辞工回家又背着行囊回到城市。她们不停地“用脚投票”，这又是为什么？

怎样看待打工妹的价值和贡献？在中国追寻现代化的道路上，她们的地位和意义是什么？她们究竟是背负枷锁的牺牲者，还是背着行囊满怀希望的旅客？

有人说，打工妹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功臣”，为中国经济发展立下了血汗功劳。见证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中国人，不应忘记这些打工妹。对于她们的奉献与牺牲，我们应该满怀敬意。她们是“中国制造”的制造者，她们以长时间的劳动和低廉的工资水平，保证了中国制造的玩具、鞋类、成衣、电器像潮水般涌向世界，占据许多西方国家的最大市

场份额，也保障了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

深圳更是与她们的奉献无法分开。早在1990年，深圳曾经发布过“调查报告”，指出她们是深圳“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为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立下了卓著功勋”。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该如何理解打工妹与城市的关系？她们为什么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她们用青春换来了什么？为什么她们很难享受和城市人同样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市民待遇？她们为什么常常被遗忘？

有人说，深圳使一批打工妹成了名人：有的打工妹如今是身家千万甚至过亿的老板；有的打工妹因为勤奋刻苦经验丰富而成为企业的厂长经理；有的打工妹通过学习而成为国家干部、银行行长甚至金融投资专家；有的打工妹成为全国劳模、人大代表，有的打工妹被评选为深圳“十大杰出青年”。但是她们是打工妹的代表、典型，还仅仅是特例？

什么样的打工妹透过打工生涯改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仍然在茫然中随波逐流的又是哪些人？什么造成了打工妹的内部分化？还有，当我们惊叹一些成功者头顶的光环时，又该如何解读另外一些打工妹身体和心灵的伤痕？打工妹究竟得到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此外，还有关于她们生活的一些细节也是城市人应该知道而并不知道的。

比如，她们在陌生的都市里怎样吃饭？她们能吃饱吗？她们的吃饭时间够用吗？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在她们身上，究竟是一种偶然还是有着某种必然？当深圳的外资企业最早使用标准化饭盒而被无数企业学习效仿的时候，这个标准的饭盒有着什么样的隐喻？当至少可以为十万打工者配餐的标准化食堂在深圳出现并号称创造亚洲纪录时，这纪录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秘密？

她们怎样穿衣？是上班时的工装还是过年回家时的洋装更能表达她们的身份？工装是工业化社会对她们身份的认同吗？她们会通过一套工装完成自己是“工人”或“打工妹”的身份认同吗？当她们休息时到城市的商业中心去追随时尚选购花花绿绿的衣服裙子，她们的目的是什么？她们能够凭借服装的标签完成城市化的蜕变吗？

她们怎么睡觉？当她们被迫将乡村里早睡早起的习惯按照工厂作息

制度改为晚睡早起，当深夜时分汽车和机器的轰鸣代替了故乡的蛙鸣，她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和感慨？当她们必须像冲锋陷阵一样处理吃饭和生活事务时，她们会想念过去每日悠闲的午睡吗？那消逝的午睡象征着什么？她们在哪里睡觉？她们为什么总觉得睡不够？工厂打工妹大多在工厂提供的宿舍里免费寄住，这究竟是一种福利，还是资本控制她们加班的一种手段？

她们怎么恋爱？怎么表达情感？真的像新闻报道中说的那样，打工是她们反抗父权和家庭囚牢并追求情感自由的最佳途径吗？还是像一些学术著作中揭示的，打工群体中的性别比例差和地位差异使她们饱受情感煎熬？

她们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体？她们会让自己的身体适应现代化的机器并按照资本的要求变身为身体机器，还是会通过身体的抗争来拒绝异化？她们的身体会遭遇什么样的困扰？疾病是抗争的方式吗？抑或是一种隐喻？

她们怎样看待自我？怎么看待别人？她们有着什么样的呼声？在现实和梦想之间，她们的内心有着怎样的冲突？她们的心灵世界有着怎样的挣扎？

.....

三十年来，有很多人问过这些问题，但没有多少人回答过这些问题。甚至，仅仅是走近她们，倾听她们，记录她们的命运故事，困难也显而易见。

也因为如此，在中国走过30年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长路时，在打工妹们也经历了30年的现代化洗礼并付出了她们的青春岁月时，走近她们，倾听她们，记录她们，就变得特别紧迫。

所以我们出发了。起点是深圳。

要理解打工妹，深圳是一个最完整的标本。深圳呼应了她们的全部梦想，见证了她们全部的青春岁月，也沉淀了她们的全部苦难和牺牲。

虽然我们不知道寻找的路途中将发生什么，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奇遇和收获，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艰辛和困扰。但是我们出发了。

穿越30年的时间和空间，我们出发了。

第①章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妹妹你从哪里来？

我们从苦寒的地方来。

妹妹你到哪里去？

我们到富足的地方去！

——民谣

1982年初春开始，生活在广东韶关、梅州、河源、肇庆、江门等地的年轻姑娘们突然被一个陌生的地名搅得心神不宁，这个叫“蛇口”的地方不断前来招工，以优厚的待遇来吸引那些正为就业感到困扰的年轻人。

很快，年轻的姑娘们上路了。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她们的选择有什么特殊意义，只有到今天我们才能套用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首次成功登上月球时说的那句话，“对于她们来说，登上前往蛇口的车只是人生的一小步，但是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却是一大步。”

1982年打工妹的上路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1982年中共召开了十二大，这次会议不仅承继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与精神，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决心带领人民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决心。多年之后，这批不再年轻的打工妹还清晰地记得她们当年在开赴蛇口途中所哼唱的歌曲是《清晨我们踏上小路》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悄然溜走时，那个曾经在中国人眼里很陌生的蛇口以及深圳经济特区，突然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不断拨弄着数以万计的打工妹前来寻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大地突然爆发的“民工潮”，其主要目的地之一正是深圳。

今天，打工妹仍然不断出发，上路。

这条路的名字叫现代化，打工妹是一群一直在路上的人。

一、姐妹们，上路吧！

现代化路上的旅客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打工”被解释为“做工”。但“打工”不同于“工作”的特殊意味是“为老板干活”。“妹”则是性别的特指。

历史学者发现，清末民初广东就出现了“打工妹”，当时关注时事的文人已经在他们的文章里记录了“打工妹”的生活。“打工妹”这个新名词之所以会引起当时文人的关注，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妇女尤其未出嫁的女孩很少走出闺房。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化非常迅速，列强入侵进一步导致中国经济衰落，普通中国家庭尤其是乡村社会的贫苦家庭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女性被迫走出闺房，进入谋食者行列。另一方面，当时外来的工业刚刚兴起，像缫丝厂这样的轻工业企业无法抵挡年轻又顺从的打工妹的“诱惑”。

中国人与外来资本的第一次相遇，恰好也是中国女性第一次与资本的相遇。当时的文人记录了一次招收女工的“盛况”：“一闻有人招雇女工，遂觉勃然以兴，全家相庆，举国若狂，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于是相与连袂随裾，或行逐队以去。……呼朋引类，无论小家碧玉，半老徐娘，均各有鼓舞踊跃之心，说项钻求，惟恐不能入选”。

一百多年前一纸招工广告，可以让普通的老百姓这样激动。

没有人记录这些“打工妹”个体的命运多少令人遗憾，但是对于“洋务运动”的宏大叙事和对于“打工妹”的民间记录共同揭示了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源头。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的解释，所谓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变化。从晚清开始，中国被迫踏上这样一条现代化之路，而作为被传统文化束缚最严重的中国女性，她们的“现代化之路”更艰难，也更独特。

这条由无数女性踩踏出的漫长的“现代化之路”已经模糊，但是仍然有着丝缕印记，延续到今天。

我们的寻访开始于两年前一次西部山区之旅。结束旅行的当天，我们早上离开寒冷的山区，下午返回深圳。当喧闹的热浪和现代化的城市风景展示在我们面前时，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刚刚乘坐的不是一架飞机，而是一台时空穿梭机，经历一条时间隧道，从几十年前的传统农业社会返回到现代都市。

这种奇怪的感觉不仅源于空间的阻隔，也源于时间的变迁。在旅途的起点和终点的所见所闻，真的出现在同一天或同一个时代吗？如果在机场里来去匆匆的男女们身上色彩丰富的时装是现代的符号，那么当天上午还坐在我们对面的农妇们身上破旧且颜色灰暗的衣裳是不是意味着过去？如果城市里那些擦肩而过的靓丽女性描过的眉毛、涂过的嘴唇和保养过的白皙皮肤代表现代的话，那么这些天见到过的那些黝黑的面孔粗糙的皮肤是否也意味着过去？

有着这种时空错位感觉的不只我们，应该还有另外一群人，她们是打工妹。

当我们从繁华的深圳赶赴她们的故乡时，她们其实一直蛰伏在霓虹灯掩盖下的深圳都市边缘。

我们的错过似乎是必然的。波音飞机仅用两个小时就完成了旅程；而她们在多年前，坐着自家门前小河里的木筏，再乘坐体积庞大的客轮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然后乘火车，换汽车，经历数天数夜才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的长途迁徙。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奔走在不同的路上。

如果没有这次旅行，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历史长河里那些背井离乡的打工妹。如果我们看不到旅途的两端——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繁华与冷清、富裕与贫穷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通过身体所暗示出的社会等级差异，比如衣裳的“洋气”与“土气”、身材的“苗条”与“健壮”、皮肤的“白皙”和“黝黑”等等，我们就难以想象打工妹们的旅行在空间上的距离有多远，更难明白旅行的时间需要多长。

其实，正是存在于打工妹家乡和深圳之间的这段“时空差距”，诱惑她们义无反顾地奔向更远方。这段“时空差距”所筑就的道路，起点是打工妹的故乡，终点则是向全球资本开放的新兴城市深圳。

这条路的名字叫“现代化”。“打工妹”就是这条漫漫长路上的旅客。

据调查，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流动的打工者不到200万人，1989年却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大量跨地区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春节返乡致使“春运”紧张，每年“春运”都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外出务工就业出现了新高潮。199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6200多万人。最近5年来，全国农民工数量每年增加600万~800万人。2004年国家统计局在全国抽样调查，推算出当年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

在深圳，改革开放初期就吸引了大约30万外来工，其中打工妹约为20万。从1984年到1988年，统计表明，深圳的户籍人口从初期的30万增加到60万，而打工者数量猛增至80万，女工至少达到50万人。从1992年开始，深圳外来人口的数量增长迅速，1993年至少增加到200万人。而2007年初，深圳官方公布的深圳人口数量超过1300万人，打工妹仍然占相当大的比例。

只要打工妹们的家乡和城市的“时空差距”仍然存在，她们就会不断出发、上路。

第一次上路

1982年2月18日，韶关火车站突然变得格外热闹。

上世纪80年代初，
广东各地年轻女孩
聚集到蛇口弹丸之
地。

江式高 摄



南下广州的列车即将起程，在韶关站上车的一百多位乘客全是清一色十八九岁的女孩，而月台上则破天荒簇拥着千余人的送行队伍。列车即将启动时，车里车外一片哭声。那些已经上了车的女孩趴在窗户边喊着家人，而在月台上送行的父母兄弟则追着列车朝前跑。

送行场面这么悲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批年轻的姑娘们要去往哪里呢？二十几年后，那批姑娘中的郑艳萍还清晰记得发生在韶关火车站月台上的壮观场景。

1981年夏天，郑艳萍从广东省重点中学韶关一中毕业，没有考上理想中的大学，决定回母校复读一年。但是一张贴在学校的海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一家香港的玩具厂委托蛇口工业区来韶关招工，欢迎高中毕业生报名。郑艳萍抱着好玩的态度报了名，她是重点中学的毕业生，因此轻而易举就被招上了。

面试的时候，招工的人非常喜欢这个活泼聪明的姑娘，“去吧，蛇口离香港很近，以后发展起来比韶关还要美。你们一去工资就有80元，每个月还有奖金，发的是港币。生活方面会有补助，都是从香港进口的东西。多好！”

80元的工资倒是不坏，妈妈工作了几十年才拿60元。郑艳萍犹豫着。